

五燈會元卷第三十四

碣七

宋 沙 門 大 川 濟 纂

青原下五世

洞山价禪師法嗣

撫州曹山本寂禪師泉州莆田黃氏子少業

儒年十九往福州靈石出家二十五登戒尋

謁洞山山問闍黎名甚麼師曰本寂山曰那

箇聲師曰不名本寂山深器之自此入室盤

桓數載乃辭去山遂密授洞上宗旨復問曰

子向甚麼處去師曰不變異處去山曰不變

異處豈有去邪師曰去亦不變異遂往曹溪

禮祖塔回吉水衆嚮師名乃請開法師志慕

六祖遂名山爲曹尋值賊亂乃之宜黃有信

士王若一捨何王觀請師住持師更何王爲

荷玉由是法席大興學者雲萃洞山之宗至

師爲盛師因僧問五位君臣旨訣師曰正位

即空界本來無物偏位即色界有萬象形正

中偏者背理就事偏中正者舍事入理兼帶

者冥應衆緣不墮諸有非染非淨非正非偏

故曰虛玄大道無著真宗從上先德推此一

位最妙最玄當詳審辯明君爲正位臣爲偏

位臣向君是偏中正君視臣是正中偏君臣

道合是兼帶語僧問如何是君師曰妙德尊

寰宇高明朗太虛曰如何是臣師曰靈機弘

聖道真智利羣生曰如何是臣向君師曰不

墮諸異趣疑情望聖容曰如何是君視臣師

曰妙容雖不動光燭本無偏曰如何是君臣

道合師曰混然無内外和融上下平師又曰

以君臣偏正言者不欲犯中故臣稱君不敢

斥言是也此吾法宗要乃作偈曰學者先須

識自宗莫將實際雜頑空妙明體盡知傷觸
力在逢緣不借中出語直教燒不著潛行須
與古人同無身有事超岐路無事無身落始
終復作五相。偈曰白衣須拜相此事不爲
奇積代簪纓者休言落魄時。偈曰子時當

福七

二

正位明正在君臣未離兜率界烏雞雪上行
○偈曰餓裏寒冰結楊花九月飛泥牛吼水
面木馬逐風嘶○偈曰王宮初降日玉兔不
能離未得無功旨人天何太遲。偈曰渾然
藏理事朕兆卒難明威音王未曉彌勒豈惺
惺稠布衲問披毛帶角是甚麼墮師曰是類
墮曰不斷聲色是甚麼墮師曰是隨墮曰不
受食是甚麼墮師曰是尊貴墮乃曰食者即
是本分事知有不取故曰尊貴墮若執初心
知有自己及聖位故曰類墮若初心知有已

事回光之時擯却色聲香味觸法得寧謚即
成功勲後却不執六塵等事隨分而昧任之
則礙所以外道六師是汝之師彼師所墮汝
亦隨墮乃可取食食者即是正命食也亦是
就六根門頭見聞覺知祇是不被他染汙將
爲墮且不是同向前均他本分事尚不取豈
況其餘事邪師凡言墮謂混不得類不齊凡
言初心者所謂悟了同未悟耳師作四禁偈
曰莫行心處路不挂本來衣何須正恁麼切
忌未生時僧問學人通身是病請師醫師曰
不醫曰爲甚麼福七不醫師曰教汝求生不得求
死不得問沙門豈不是具大慈悲底人師曰
是曰忽遇六賊來時如何師曰亦須具大慈
悲曰如何具大慈悲師曰一劔揮盡曰盡後
如何師曰始得和同問五位對賓時如何師

曰汝即今問那箇位曰某甲從偏位中來請師向正位中接師曰不接曰爲甚麼不接師曰恐落偏位中去師却問僧祇如不接是對實是不對賓曰早是對賓了也師曰如是如是問萬法從何而生師曰從顛倒生曰不顛倒時萬法何在師曰在曰在甚麼處師曰顛倒作麼問不萌之草爲甚麼能藏香象師曰闍黎幸是作家又是曹山作麼問三界擾擾六趣昏昏如何辨色師曰不辨色曰爲甚麼不辨色師曰若辨色即昏也師聞鐘聲乃曰阿啞阿啞僧問和尚作甚麼師曰打著我心僧無對五祖戒代云作賊人心虛問維那甚處來曰牽醋槽去來師曰或到險處又作麼生牽那無對雲居代云正好著力疎山代云切須放却始得問金峰志曰作甚麼來曰蓋屋來師曰了也未曰這邊則了師曰

那邊事作麼生曰候下工日白和尚師曰如是如是師一日入僧堂向火有僧曰今日好寒師曰須知有不寒者曰誰是不寒者師策火示之僧曰莫道無人好師拋下火僧曰某甲到這裏却不會師曰日照寒潭明更明問不與萬法爲侶者是甚麼人師曰汝道洪州城裏如許多人甚麼處去問眉與目還相識也無師曰不相識曰爲甚麼不相識師曰爲同在一處曰恁麼則不分去也師曰眉且不^四是目曰如何是目師曰端的去曰如何是眉師曰曹山却疑曰和尚爲甚麼却疑師曰若不疑即端的去也問如何是無刃劍師曰非淬鍊所成曰用者如何師曰逢者皆喪曰不逢者如何師曰亦須頭落曰逢者皆喪則固是不逢者爲甚麼頭落師曰不見道能盡一

切曰盡後如何師曰方知有此劔問於相何
 真師曰即相即真曰當何顯示師豎起拂子
 問幻本何真師曰幻本元真法眼別云幻本不真曰當
 幻何顯師曰即幻即顯法眼別云幻即無當曰恁麼則
 始終不離於幻也師曰覓幻相不可得問即
 心即佛即不問如何是非心非佛師曰免角
 不用無牛角不用有問如何是常在底人師
 曰恰遇曹山暫出曰如何是常在底人師
 曰難得僧問清稅孤貧乞師賑濟師召稅闍
 黎稅應諾師曰清原白家酒三盞喫三猶道
 未沾唇玄覺云甚麼處是與他酒喫問擬豈不是類師曰
 直是不擬亦是類曰如何是異師曰莫不識
 痛痒好鏡清問清虛之理畢竟無身時如何
 師曰理即如此事作麼生曰如理如事師曰
 謾曹山一人即得爭奈諸聖眼何曰若無諸

七

五

聖眼爭鑑得箇不恁麼師曰官不容針私通
 車馬雲門問不改易底人來師還接否師曰
 曹山無恁麼閑工夫問人人盡有弟子在塵
 中師還有否師曰過手來其僧過手師點曰
 一二三四五六足問魯祖面壁用表何事師
 以手掩耳問承古有言未有一人倒地不因
 地而起如何是倒師曰肯即是曰如何是起
 師曰起也問子歸就父為甚麼父全不顧師
 曰理合如是曰父子之恩何在師曰始成父
 子之恩曰如何是父子之恩師曰刀斧斫不
 開問靈衣不挂時如何師曰曹山孝滿曰孝
 滿後如何師曰曹山好顛酒問教中道大海
 不宿死屍如何是大海師曰包含萬有者曰
 既是包含萬有為甚麼不宿死屍師曰絕氣
 息者不著曰既是包含萬有為甚麼絕氣息

者不著師曰萬有非其功絕氣息者有其德
曰向上還有事也無師曰道有道無即得爭
奈龍王按劍何問具何知解善能問難師曰
不呈句曰問難箇甚麼師曰刀斧斫不入曰
恁麼問難還有不肯者麼師曰有曰是誰師
曰曹山問世間甚麼物最貴師曰死貓兒頭
最貴曰爲甚麼死貓兒頭最貴師曰無人著
價問無言如何顯師曰莫向這裏顯曰甚麼
處顯師曰昨夜牀頭失却三文錢問日未出
時如何師曰曹山也曾恁麼來曰出後如何
師曰猶較曹山半月程問僧作甚麼曰掃地
師曰佛前掃佛後掃曰前後一時掃師曰與
曹山過鞞鞋來僧問抱璞投師請師雕琢師
曰不雕琢曰爲甚麼不雕琢師曰須知曹山
好手問如何是曹山眷屬師曰白髮連頭戴

禡七

六

頂上一枝花問古德道盡大地唯有此人未
審是甚麼人師曰不可有第二月也曰如何
是第二月師曰也要老兄定當曰作麼生是
第一月師曰險師問德上座菩薩在定聞香
象渡河出甚麼經曰出涅槃經師曰定前聞
定後聞曰和尚流也師曰道也太煞道祇道
得一半曰和尚如何師曰灘下接取問學人
十二時中如何保任師曰如經蠱毒之鄉水
也不得沾著一滴問如何是法身主師曰謂
秦無人曰這箇莫便是否師曰斬問親何道
伴即得常聞於未聞師曰同共一被蓋曰此
猶是和尚得聞如何是常聞於未聞師曰不
同於木石曰何者在先何者在後師曰不見
道常聞於未聞問國內按劍者是誰師曰曹
山法燈別云汝不是恁麼人曰擬殺何人師曰一切總殺

曰忽逢本生父母又作麼生師曰揀甚麼曰
爭奈自己何師曰誰奈我何曰何不自殺師
曰無下手處問一牛飲水五馬不嘶時如何
師曰曹山解忌口問常在生死海中沉沒者
是甚麼人師曰第二月曰還求出也無師曰
也求出祇是無路曰未審甚麼人接得伊師
曰擔鐵枷者問雪覆千山爲甚麼孤峰不白
師曰須知有異中異曰如何是異中異師曰
不墮諸山色紙衣道者來叅師問莫是紙衣
道者否者曰不敢師曰如何是紙衣下事者
曰一裘纒挂體萬法悉皆如師曰如何是紙
衣下用者近前應諾便立脫師曰汝祇解恁
麼去何不解恁麼來者忽開眼問曰一靈真
性不假胞胎時如何師曰未是妙者曰如何
是妙師曰不借借者珍重便化師示頌曰覺

性圓明無相身莫將知見妄疎親念異便於
玄體昧心差不與道爲鄰情分萬法沉前境
識鑿多端喪本真如是句中全曉會了然無
事昔時人問強上座曰佛真法身猶若虛空
應物現形如水中月作麼生說箇應底道理
曰如驢覷井師曰道則太煞道祇道得八成
曰和尚又如何師曰如井覷驢僧舉藥山問
僧年多少曰七十二山曰是七十二那曰是
山便打此意如何師曰前箭猶似可後箭射
人深曰如何免得此棒師曰王勅旣行諸侯
避道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填溝塞壑問
如何是師子師曰衆獸近不得曰如何是師
子兒師曰能吞父母者曰旣是衆獸近不得
爲甚麼却被兒吞師曰豈不見道子若哮吼
祖父俱盡曰盡後如何師曰全身歸父曰未

審祖盡時父歸何所師曰所亦盡曰前來爲甚麼道全身歸父師曰譬如王子能成一國之事又曰闍黎此事不得孤滯直須枯木上更撒些子華雲門問如何是沙門行師曰喫常住苗稼者是曰便恁麼去時如何師曰你還畜得麼曰畜得師曰你作麼生畜曰著衣喫飯有甚麼難師曰何不道披毛戴角門便禮拜陸巨大夫問南泉姓甚麼泉曰姓王曰王還有眷屬也無泉曰四臣不昧曰王居何位泉曰玉殿苔生後僧舉問師玉殿苔生意旨如何師曰不居正位曰八方來朝時如何師曰他不受禮曰何用來朝師曰違則斬曰違是臣分上未審君意如何師曰樞密不得旨曰恁麼則燮理之功全歸臣相也師曰你還知君意麼曰外方不敢論量師曰如是如

禪七

八

是問纔有是非紛然失心時如何師曰斬僧問香嚴如何是道嚴曰枯木裏龍吟曰如何是道中人嚴曰髑髏裏眼睛玄沙別云僧不龍藏枯木領乃問石霜如何是枯木裏龍吟霜曰猶帶喜在曰如何是髑髏裏眼睛霜曰猶帶識在又不領乃問師如何是枯木裏龍吟師曰血脉不斷曰如何是髑髏裏眼睛師曰乾不盡曰未審還有得聞者麼師曰盡大地未有一人不聞曰未審枯木裏龍吟是何章句師曰不知是何章句聞者皆喪遂示偈曰枯木龍吟真見道髑髏無識眼初明喜識盡時消息盡當人那辨濁中清問朗月當空時如何師曰猶是堦下漢曰請師接上堦師曰月落後來相見師尋常應機曾無軌轍於天復辛酉夏夜問知事曰今日是幾何日月曰六月十

禪七

九

五師曰曹山平生行脚到處祇管九十日爲一夏明日辰時行脚去及時焚香宴坐而化閱世六十二臘三十七葬全身於山之西阿諡元證禪師塔曰福圓

洪州雲居道膺禪師幽州玉田王氏子童時出家於范陽延壽寺二十五成大僧其師令習聲聞篇聚非其好棄之遊方至翠微問道會有僧自豫章來盛稱洞山法席師遂造焉山問甚處來師曰翠微來山曰翠微有何言句示徒師曰翠微供養羅漢某甲問供養羅漢羅漢還來否微曰你每日噓箇甚麼山曰實有此語否師曰有山曰不虛叅見作家來山問汝名甚麼師曰道膺山曰向上更道師曰向上即不名道膺山曰與老僧祇對這吾底語一般師問如何是祖師意山曰闍黎他

後有把茅蓋頭忽有人問如何祇對師曰道膺罪過山謂師曰吾聞思大和尚生倭國作王是否師曰若是思大佛亦不作山然之山問師甚處去來師曰蹋山來山曰那箇山堪住師曰那箇山不堪住山曰恁麼則國內總被闍黎占却師曰不然山曰恁麼則子得箇入路師曰無路山曰若無路爭得與老僧相見師曰若有路即與和尚隔山山或作生去也山乃曰此子已後千人萬人把不住去在師隨洞山渡水次山問水深多少師曰不濕山曰巖人師曰請師道山曰不乾南泉問僧講甚麼經曰彌勒下生經泉曰彌勒幾時下生曰見在天宮當來下生泉曰天上無彌勒地下無彌勒師問洞山天上無彌勒地下無彌勒未審誰與安名山被問直得禪牀震動乃曰

膺閣黎吾在雲巖曾問老人直得火爐震動
今日被子一問直得通身汗流師後結庵于
三峰經旬不赴堂山問子近日何不赴齋師
曰每日自有天神送食山曰我將謂汝是箇
人猶作這箇見解在汝晚間來師晚至山召
膺庵主師應諾山曰不思善不思惡是甚麼
師回庵寂然宴坐天神自此竟尋不見如是
三日乃絕山問師作甚麼師曰合醬山曰用
多少鹽師曰旋入山曰作何滋味師曰得山
問大闡提人作五逆罪孝養何在師曰始成
孝養自爾洞山許爲室中領袖初止三峰其
化未廣後開法雲居四衆臻萃上堂舉先師
道地獄未是苦向此衣線下不明大事却是
最苦師曰汝等旣在這箇行流十分去九不
較多也更著些子精彩便是上座不屈平生

十一

行脚不孤負叢林古人道欲得保任此事須
向高高山頂立深深海底行方有些子氣息
汝若大事未辦且須履踐玄途上堂得者不
輕微明者不賤用識者不咨嗟解者無厭惡
從天降下則貧窮從地湧出則富貴門裏出
身易身裏出門難動則埋身千丈不動則當
處生苗一言迴脫獨拔當時言語不要多多
則無用處僧問如何是從天降下則貧窮師
曰不貴得曰如何是從地湧出則富貴師曰
無中忽有劉禹端公問雨從何來師曰從端
公問處來公歡喜讚歎師却問公雨從何來
公無語有老宿代云適來道甚麼問如何是
沙門所重師曰心識不到處問佛與祖還有
階級否師曰俱在階級問如何是西來意師
曰古路不逢人問如何是一法師曰如何是

萬法曰未審如何領會師曰一法是你本心
萬法是你本性且道心與性是一是二僧禮
拜師示頌曰一法諸法宗萬法一法通唯心
與唯性不說異兼同問如何是口訣師曰近
前來僧近前師擲拂子曰會麼曰不會師曰
趙雀兒也不會僧問有人衣錦繡入來見和
尚後爲甚寸絲不挂師曰直得瑠璃殿上行
撲倒也須粉碎問馬祖出八十四人善知識
未審和尚出多少人師展手示之問如何是
向上人行履處師曰天下太平問遊子歸家
時如何師曰且喜歸來曰將何奉獻師曰朝
打三千暮打八百問如何是諸佛師師喝曰
這田厰兒僧禮拜師曰你作麼生會僧喝曰
這老和尚師曰元來不會僧作舞出去師曰
公臺盤乞兒師曾令侍者送袴與一住庵道

佛七

十二

者道者曰自有孃生袴竟不受師再令侍者
問孃未生時著箇甚麼道者無語後遷化有
舍利持似於師師曰直饒得八斛四斗不如
當時下得一轉語好師在洞山作務悞刻殺
蚯蚓山曰這箇聾師曰他不死山曰二祖往
鄴都又作麼生師不對後有僧問和尚在洞
山刻殺蚯蚓因緣和尚豈不是無語師曰當
時有語祇是無人證明問山河大地從何而
有師曰從妄想有曰與某甲想出一錠金得
麼師便休去僧不肯師問雪峰門外雪消也
未曰一片也無消箇甚麼師曰消也僧問一
時包裹時如何師曰旋風千匝上堂如人將
三貫錢買箇獵狗祇解尋得有蹤跡底忽遇
羚羊挂角莫道蹤跡氣息也無僧問羚羊挂
角時如何師曰六六三十六曰挂角後如何

師曰六六三十六僧禮拜師曰會麼曰不會
師曰不見道無蹤跡其僧舉似趙州州曰雲
居師兄猶在僧便問羚羊挂角時如何州曰
九九八十一曰挂角後如何州曰九九八十
一曰得恁麼難會州曰有甚麼難會曰請和
尚指示州曰新羅新羅又問長慶羚羊挂角
時如何慶曰草裏漢曰挂後如何慶曰亂叫
喚曰畢竟如何慶曰驢事未去馬事到來衆
僧伎叅侍者持燈來影在壁上僧見便問兩
箇相似時如何師曰一箇是影問學人擬欲
歸鄉時如何師曰祇這是新羅僧問佛陀波
利見文殊爲甚却回去師曰祇爲不將來所
以却回去問如何是佛師曰讚歎不及曰莫
祇這便是否師曰不勞讚歎問教中道是人
先世罪業應墮惡道以今世人輕賤故此意

如何師曰動則應墮惡道靜則爲人輕賤崇壽
稠別云心外有法應墮惡道守住自己爲人輕賤問香積飯甚麼人
得喫師曰須知得喫底人入口也須抉出有
僧在房內念經師隔窻問闍黎念者是甚麼
經僧曰維摩經師曰不問維摩經念者是甚
麼經其僧從此得上堂孤迥迥峭巍巍僧
出問曰某甲不會師曰面前案山子也不會
新羅僧問是甚麼得恁麼難道師曰有甚麼
難道曰便請和尚道師曰新羅新羅問明眼
人爲甚麼黑如漆師曰何怪荆南節度使成
汭入山設供問曰世尊有密語迦葉不覆藏
如何是世尊密語師召尚書書應諾師曰會
麼書曰不會師曰汝若不會世尊有密語汝
若會迦葉不覆藏僧問纔生爲甚麼不知有
師曰不同生曰未生時如何師曰不曾滅曰

未生時在甚麼處師曰有處不收曰甚麼人
不受滅師曰是滅不得者上堂僧家發言吐
氣須有來由莫將等閑這裏是甚麼所在爭
受容易凡問箇事也須識些子好惡若不識
尊卑良賤不知觸犯信口亂道也無利益傍

七

十四

家行脚到處覓相似語所以尋常向兄弟道
莫怪不相似恐同學太多去第一莫將來將
來不相似言語也須看前頭八十老人入場
屋不是小兒嬉不是因循事一言參差即千
里萬里難爲取攝蓋爲學處不著力敲骨打
髓須有來由言語如鉗如夾如鉤如鎖須教
相續不斷始得頭頭上具物物上明豈不是
得妙底事一種學大須子細研窮直須諦當
的的無差到這裏有甚麼蹉跎處有甚麼擬
議處向去底人常須慄慄戢翼始得若是知

有底人自解護惜終不取次十度發言九度
休去爲甚麼如此恐怕無利益體得底人心
如臘月扇子直得口邊醜出不是強爲任運
如此欲得恁麼事須是恁麼人既是恁麼人
不愁恁麼事恁麼事即難得上堂汝等諸人
直饒學得佛邊事早是錯用心不見古人謹
得天花落石點頭亦不干自己事自餘是甚
麼閑擬將有限身心向無限中用如將方木
逗圓孔多少誦訛若無恁麼事饒你攢花簇
錦亦無用處未離情識在一切事須向這裏
及盡若有一毫去不盡即被塵累豈況更多
差之毫釐過犯山嶽不見古人道學處不立
盡是流俗闖閤中物捨不得俱爲滲漏直須
向這裏及取及去及來併盡一切事始得無
過如人頭頭上了物物上通祇喚作了事人

七

五

終不喚作尊貴將知尊貴一路自別不見道
從門入者非寶棒上不成龍知麼師爲南昌
鍾王尊之願爲世世師天復元年秋示疾明
年正月三日問侍者曰今日是幾日初三師
曰三十年後但道祇這是乃告寂謚弘覺禪

師

撫州踈山匡仁禪師吉州新淦人投本州元
證禪師出家一日告其師往東都聽習未經
歲月忽曰尋行數墨語不如默捨已求人假
不如真遂造洞山值山早叅出問未有之言
請師示誨山曰不諾無人肯師曰還可功也
無山曰你即今還功得麼師曰功不得即無
諱處山他日上堂曰欲知此事直須如枯木
生花方與他合師問一切處不乖時如何山
曰闍黎此是功勳邊事幸有無功之功子何

不問師曰無功之功豈不是那邊人山曰大
有人笑子恁麼問師曰恁麼則迢然去也山
曰迢然非迢然非不迢然師曰如何是迢然
山曰喚作那邊人即不得師曰如何是非迢
然山曰無辨處山問師空劫無人家是甚麼
人住處師曰不識山曰人還有意旨也無師
曰和尚何不問他山曰現問次師曰是何意
旨山不對泊洞山順世弟子禮終乃到潭州
大瀉值瀉示衆曰行脚高士直須向聲色裏
睡眠聲色裏坐臥始得師出問如何是不落
聲色句瀉豎起拂子師曰此是落聲色句瀉
放下拂子歸方丈師不契便辭香巖巖曰何
不且住師曰某甲與和尚無緣巖曰有何因
緣試舉看師遂舉前話巖曰某甲有箇語師
曰道甚麼巖曰言發非聲色前不物師曰元

來此中有人遂囑香巖曰向後有住處某甲却來相見乃去瀉問巖曰問聲色話底矮閣黎在麼巖曰已去也瀉曰曾舉向子麼巖曰某甲亦曾對他來瀉曰試舉看巖舉前語瀉曰他道甚麼巖曰深肯某甲瀉失笑曰我將謂這矮子有長處元來祇在這裏此子向去若有箇住處近山無柴燒近水無水喫師聞福州大瀉安和尚示衆曰有句無句如藤倚樹師特入嶺到彼值瀉泥壁便問承聞和尚道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是否瀉曰是師曰忽遇樹倒藤枯句歸何處瀉放下泥槃呵呵大笑歸方丈師曰某甲三千里賣却布單特爲此事而來和尚何得相弄瀉喚侍者取二百錢與這上座去遂囑曰向後有獨眼龍爲子點破在瀉山次日上堂師出問法身之理

瀉七

十七

絕玄微不奪是非之境猶是法身邊事如何是法身向上事瀉舉起拂子師曰此猶是法身邊事瀉曰如何是法身向上事師奪拂子摺折擲向地上便歸衆瀉曰龍蛇易辨衲子難瞞後聞婺州明招謙和尚出世謙眇徑往禮拜招問甚處來師曰閩中來招曰曾到大瀉否師曰到招曰有何言句師舉前話招曰瀉山可謂頭正尾正祇是不遇知音師亦不省復問忽遇樹倒藤枯句歸何處招曰却使瀉山笑轉新師於言下大悟乃曰瀉山元來笑裏有刀遙望禮拜悔過招一日問虎生七子那箇無尾巴師曰第七箇無尾巴香巖出世師不爽前約遂往訪之巖上堂僧問不求諸聖不重已靈時如何巖曰萬機休罷千聖不攜師在衆作嘔聲曰是何言歟巖聞便下

座曰適對此僧語必有不是致招師叔如是未審過在甚麼處師曰萬機休罷猶有物在千聖不攜亦從人得如何無過嚴曰却請師叔道師曰若教某甲道須還師資禮始得嚴乃禮拜躡前問師曰何不道肯諾不得全嚴曰肯又肯箇甚麼諾又諾於阿誰師曰肯即肯他千聖諾即諾於已靈嚴曰師叔恁麼道向去倒屣三十年在師到夾山山上堂師問承師有言目前無法意在目前如何是非目前法山曰夜月流輝澄潭無影師作掀禪牀勢山曰闍黎作麼生師曰目前無法了不可得山曰大眾看取這一員戰將師叅巖頭頭見來乃低頭佯睡師近前而立頭不顧師拍禪牀一下頭回首曰作甚麼師曰和尚且瞋睡拂袖便行頭呵呵大笑曰三十年弄馬騎

編七

六

今日被驢撲回謁石霜機語具石霜章遂歸故里出主藍田信士張霸遷問和尚有何言句師示偈曰吾有一寶琴寄之在曠野不是不解彈未遇知音者後遷疎山上堂病僧咸通年前會得法身邊事咸通年後會得法身向上事雲門出問如何是法身邊事師曰枯椿曰如何是法身向上事師曰非枯椿曰還許某甲說道理也無師曰許曰枯椿豈不是明法身邊事師曰是曰非枯椿豈不是明法身向上事師曰是曰祇如法身還該一切也無師曰法身周徧豈得不該門指淨瓶曰祇如淨瓶還該法身麼師曰闍黎莫向淨瓶邊覓門便禮拜師問鏡清肯諾不得全子作麼生會清曰全歸肯諾師曰不得全又作麼生清曰箇中無肯路師曰始慳病僧意問僧甚處來曰

雪峰來師曰我已前到時事不足如今足

也未曰如今足也師曰粥足飯足僧無對雲門

代云粥足飯足有僧爲師造壽塔畢白師師曰將多

少錢與匠人曰一切在和尚師曰爲將三錢

與匠人爲將兩錢與匠人爲將一錢與匠人

若道得與吾親造塔來僧無語後僧舉似大

嶺庵閑和尚即羅山也嶺曰還有人道得麼僧曰

未有人道得嶺曰汝歸與踈山道若將三錢

與匠人和尚此生決定不得塔若將兩錢與

匠人和尚與匠人共出一隻手若將一錢與

匠人累他匠人眉鬚墮落僧回如教而說師

具威儀望大嶺作禮歎曰將謂無人大嶺有

古佛放光射到此間雖然如是也是臘月蓮

花大嶺後聞此語曰我恁麼道早是龜毛長

三尺僧問如何是諸佛師師曰何不問踈山

老漢僧無對師常握木蛇有僧問手中是甚

麼師提起曰曹家女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

曰尺五頭巾曰如何是尺五頭巾師曰圓中

取不得因鼓山舉威音王佛師師乃問作麼

生是威音王佛師山曰莫無慚愧好師曰闍

黎恁麼道即得若約病僧即不然山曰作麼

生是威音王佛師師曰不坐無貴位問靈機

未運時如何師曰夜半放白牛問如何是一

句師曰不道曰爲甚麼不道師曰少時輩問

久負不逢時如何師曰饒你雄信解拈鎗比

逐秦王較百步曰正當恁麼時如何師曰將

軍不上便橋金牙徒勞拈筈問如何是直指

師曰珠中有水君不信擬向天邊問太陽冬

至上堂僧問如何是冬來意師曰京師出大

黃問和尚百年後向甚麼處去師曰背抵芒

叢四脚指天師臨遷化有偈示衆曰我路碧
空外白雲無處閑世有無根樹黃葉風送還
偈終而逝塔于本山

青林師虔禪師初叅洞山山問近離甚處師
曰武陵曰武陵法道何似此間師曰胡地冬

抽筭山曰別甌炊香飯供養此人師拂袖便

出山曰此子向後走殺天下人在師在洞山

栽松次有劉翁者求偈師作偈曰長長三尺
餘鬱鬱覆青草不知何代人得見此松老劉

得偈呈洞山山謂曰此是第三代洞山主人

師辭洞山山曰子向甚麼處去師曰金輪不

隱的徧界絕紅塵山曰善自保任師珍重而

出洞山門送謂師曰恁麼去一句作麼生道

師曰步步踏紅塵通身無影像山良久師曰

老和尚何不速道山曰子得恁麼性急師曰

某甲罪過便禮辭師至山南府青銜山住庵

經十年忽記洞山遺言乃曰當利羣蒙豈拘

小節邪遂往隨州衆請住青林後遷洞山凡

有新到先令般柴三轉然後叅堂有一僧不

肯問師曰三轉內即不問三轉外如何師曰

鐵輪天子裏中旨僧無對師便打趂出僧問

昔年病苦又中毒藥請師醫師曰金錐撥破

腦頭上灌醍醐曰恁麼則謝師醫師便打上

堂祖師門下烏道玄微功窮皆轉不究難明

汝等諸人直須離心意識叅出凡聖路學方

可保任若不如是非吾子息問久負不逢時

如何師曰古皇尺一寸問請師答話師曰修

羅掌於日月上堂祖師宗旨今日施行法令

已彰復有何事僧問正法眼藏祖祖相傳未

審和尚傳付何人師曰靈苗生有地大悟不

存師問如何是道師曰回頭尋遠澗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擁雪首揚眉問千差路別如何頓曉師曰足下背驪珠空怨長天月問學人徑往時如何師曰死蛇當大路勸子莫當頭曰當頭者如何師曰喪子命根曰不當頭者如何師曰亦無回避處曰正當恁麼時如何師曰夫却也曰向甚麼處去師曰草深無覓處曰和尚也須隄防始得師拊掌曰一等是箇毒氣

高安白水本仁禪師因設先洞山忌齋僧問供養先師先師還來也無師曰更下一分供養著上堂老僧尋常不欲向聲前色後鼓弄人家男女何故且聲不是聲色不是色僧問如何是聲不是聲師曰喚作色得麼曰如何是色不是色師曰喚作聲得麼僧作禮師曰

且道爲汝說答汝話若向這裏會得有箇入處上堂眼裏著沙不得耳裏著水不得僧問如何是眼裏著沙不得師曰應真無比曰如何是耳裏著水不得師曰白淨無垢問文殊與普賢萬法悉同源文殊普賢即不問如何是同源底法師曰却問取文殊普賢曰如何是文殊普賢師曰一釣便上師謂鏡清曰時寒道者清曰不敢師曰還有臥單也無曰設有亦無展底工夫師曰直饒道者滴水水生亦不干他事曰滴水水生事不相涉師曰是三三曰此人意作麼生師曰此人不落意曰不落意此人聲師曰高山頂上無可與道者咱啄長生然和尚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還見庭前杉檜樹否曰恁麼則和尚今日因學人致得是非師曰多口座主然去後師方知是雪

峰禪客乃曰盜法之人終不成器

然住後眾練不備果

符師記因僧問從上宗乘如何舉唱然云不可為闍黎一人荒却長生山也玄沙闍云然師兄佛法即大行受記之緣亦就 僧問如何是不遷義師曰

落花隨流水明月上孤岑師將順世焚香白

眾曰香煙絕處是吾涅槃時也言訖跏趺而

坐息隨煙滅

洛京白馬道儒禪師僧問如何是衲僧本分

事師曰十道不通風瘧子傳來信曰傳甚麼

信師乃合掌頂戴問如何是密室中人師曰

纔生不可得不貴未生時曰是箇甚麼不貴

未生時師曰是汝阿爺問三千里外嚮白馬

及乎到來為甚麼不見師曰是汝不見不干

老僧事曰請和尚指示師曰指即沒交涉問

如何是學人本分事師曰昨夜三更月正午

問如何是法身上事師曰井底蝦蟆吞却

馬七

三

僧問黃龍如何是井底蝦蟆吞却月龍曰月不奈何曰恁麼則吞却去也龍曰一任吞

龍曰好蝦蟆 問如何是學人急切處師曰俊

鳥猶嫌鈍瞥然早已遲問如何是西來意師

曰點額猢猻探月波

潭州龍牙山居遁證空禪師撫州人也因叅

翠微乃問學人自到和尚法席一箇餘月不

蒙一法示誨意在於何微曰嫌甚麼師又問

洞山山曰爭怪得老僧

法眼別云祖師來也雲居齊云此三人尊

宿還有親疎也無若有那箇 師又問翠微如

親若無親疎眼在甚麼處 何是祖師意微曰與我將禪板來師遂過禪

板微接得便打師曰打即任打要且無祖師

意又問臨濟如何是祖師意濟曰與我將蒲

團來師乃過蒲團濟接得便打師曰打即任

打要且無祖師意後有僧問和尚行脚時問

二尊宿祖師意未審二尊宿明也未師曰明

即明也要且無祖師意

東禪齊公衆中道佛
法即有祇是無祖師

意若恁麼會有何交涉別作
歷生會無祖師意底道理 師復舉德山頭

落底語因自省過遂止于洞山隨衆叅請一

日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山曰待洞水逆流

即向汝道師始悟厥旨服勤八稔湖南馬氏

請住龍牙上堂夫叅玄人須透過祖佛始得

新豐和尚道祖佛言教似生冤家始有叅學

分若透不得即被祖佛謾去僧問祖佛還有

謾人之心也無師曰汝道江湖還有礙人之

心也無乃曰江湖雖無礙人之心爲時人過

不得江湖成礙人去不得道江湖不礙人祖

佛雖無謾人之心爲時人透不得祖佛成謾

人去不得道祖佛不謾人若透得祖佛過此

人過却祖佛若也如是始體得佛祖意方與

向上人同如未透得但學佛學祖則萬劫無

喝七

二五

有出期僧曰如何得不被祖佛謾去師曰道

者直須自悟去始得問十二時中如何著力

師曰如無手人欲行拳始得問終日區區如

何頓息師曰如孝子喪却父母始得

東禪齊
云衆中
道如喪父母向有開服恁麼會還息得
人疑情麼除此外且作麼生會龍牙意問如

何是道師曰無異人心是乃曰若人體得道

無異人心始是道人若是言說則沒交涉道

者汝知行底道人否十二時中除却著衣喫

飯無絲髮異於人心無誑人心此箇始是道

人若道我得我會則沒交涉大不容易問如

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待石烏龜解語即向

汝道曰石烏龜語也師曰向汝道甚麼問古

人得箇甚麼便休去師曰如賊入空室問無

邊身菩薩爲甚麼不見如來頂相師曰汝道

如來還有頂相麼問大庾嶺頭提不起時如

何師曰六祖為甚麼將得去問二鼠侵藤時

如何師曰須有隱身處始得曰如何是隱身

處師曰還見儂家麼問維摩掌擎世界未審

維摩向甚麼處立師曰道者汝道維摩掌擎

世界問知有底人為甚麼却有生死師曰恰

似道者未悟時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此一

問最苦報慈云此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

曰祖師在後來問如何是無事沙門師曰若

是沙門不得無事曰為甚麼不得無事師曰

覓一箇也難得問蟾蜍無反照之功玉兔無

伴月之意時如何師曰道者堯舜之君猶有

化在問如何得此身安去師曰不被別身謾

始得法眼別云報慈與讚師真曰日出連山

月圓當戶不是無身不欲全露師一日在帳

中坐僧問不是無身不欲全露請師全露師

撥開帳子曰還見麼曰不見師曰不將眼來

報慈與聞云龍牙祇道得師將順寂有大星

隕于方丈前

音釋

淬取內切音倅淬芳無切音扶蘇華切音泐儒稅切音

名在他典切音跌蘇典切音跣音芮水

趾地行跡跣足親地也醜音普卜

支醋生榘山戛切音檝音殺醜音

白醜也一名山桃